

創新・對話・融合
應用心理研究

第17期 2003春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Number 17, Spring 2003

專題／王雅各 主編

男性研究

男性性別意識・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父權意識型態・男性月經文化
夫妻權力關係・性加害者工作筆記



應用心理研究 (季刊)

第17期 2003春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Number 17, Spring 2003

2003年3月出版

印製日期 2003年3月一刷 1000冊

印製日期 2002年10月二刷 200冊

印製日期 2007年6月三刷 200冊

定價零售每期新台幣300元

台灣地區訂閱

4期1080元, 8期1920元

(若訂戶指定掛號交寄, 每期另加25元)

台灣以外地區請以信用卡訂閱, 郵資另加:

航空掛號大陸港澳一年550元/亞洲一年

650元/歐美一年750元; 水陸交寄大

陸港澳一年120元/其他地區一年240元

本刊為正式學術期刊, 園地公開, 投稿前

請參閱本刊各期所附稿約及相關辦法,

來稿或索取編輯相關訊息, 請逕寄:

242/台灣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輔仁大學心理系 劉兆明教授收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轉載請先徵求同意, 並註明刊期頁次。

Printed in Taiwan,

Wu-Nan Book Co., Ltd.

4F, No. 339, Ho-Ping E. Road, Section 2,

Taipei, TAIWAN, 106

主編 應用心理研究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 劉兆明

編輯委員 王二平 吳英璋 吳靜吉

林邦傑 俞文釗 高尙仁

陳烜之 曾志朗 謝曉非

專題主編 王雅各

執行編輯 利翠珊 吳天泰 宋鴻燕

畢恆達 張慈宜

特約編輯 王文秀 李維倫 卓紋君

林家興 林惠雅 施香如

夏林清 張德聰 郭靜晃

陳宇嘉 陳富美 陳彰儀

黃素菲 黃國隆 楊明仁

楊美賞 楊 蓓 趙淑珠

劉志如 劉惠琴 龔卓軍

英文編輯 黃美齡

藝術指導 盧廷清

美術編輯 劉美珠

企劃副理 王宜家

行政副總 楊秀麗

印務經理 連素燕

編輯助理 蔡旻倩

發行人 楊榮川

出版者 應用心理研究雜誌社

局版北市誌字第2119號

電話及傳真: 02-2901-7441

郵政劃撥帳號: 19271881

戶名: 應用心理研究雜誌社

發行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0598號

地址: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 (02) 2705-5066 (代表號)

傳真: (02) 2706-6100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E-Mail: plan@wunan.com.tw

注意事項 發行一個月內未接獲該期刊物,
請電洽: 02-2705-5066分機818處理。
逾出版期三個月恕不予補寄。

製版/印刷 宏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 一絃裝訂行

目 次

對話與回應

《主體性的探究與實踐》

- 1 理性與感性：人的雙重性 李美枝 5 我的哲學生活故事：主體性的
反思與建構 鈕則誠 19 主體就在變化歷程中 林安梧 25 橫看成嶺
側成峰：「主體性」是什麼？ 何青蓉 28 驀然回首與另闢蹊徑 熊秉
真 30 相遇及回應 郭麗安 34 男女想法是否有別？ 朱建民

作者及主編回應

- 38 眾聲喧嘩・生趣盎然 劉惠琴 39 對話：流動、卡住與往前走吧！
夏林清 41 高牆外的春天 賴誠斌、丁興祥 42 野地尋蹊徑，只為「開」
「誠」 翁開誠

專題

- 45 男性研究 王雅各 主編
51 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 畢恆達
85 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 朱蘭慧
121 父權意識型態下的男性經驗探究：以三位國小教育人員為例 陳佑任
157 男性的月經文化：建構與行動 張天韻
187 雙薪家庭中階級與夫妻權力關係之探討 張志堯
223 回顧所來路，蒼蒼橫翠微：與性加害者 21 年工作之田野筆記 陳若璋

編輯訊息與廣告

- 120 進行之專題 44/248 近期專題預告 222 新專題構想
249 歡迎來稿 250 投稿須知 251 五南圖書廣告 252 訂閱單

Contents

Dialogues & Responses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he Subjectivity

- 1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Mei-Chih Li* 5 My philosophical life story: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Tse-Cheng Niu* 19
Subjectivity on the becoming process *An-wu Lin* 25 What is
“subjectivity”? Ambiguous looks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Ching-Jung
Ho* 28 An endnote and a new path *Ping-Chen Hsiung* 30 Being a
counselor, doing gender *Li-An Kuo* 34 Do men and women think
differently? *Jien-Ming Jue*

Author's & editor's responses

- 38 Voices and illuminations *Jean Liu* 39 Dialogue: Flow, stuck, and
forward *Lin-Ching Hsia* 41 The calling of spring *Cheng-Pin Lai &
Shing-Shiang Ting* 42 Searching paths in the wilds, struggling to
disclose the inner truth *Kai-Cheng Wong*

Special Issue

45 Men's Studies

Editor: *Ya-Ko Wang*

- 51 The formation of 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Herng-Dar Bih*
85 The research on men's gender role stereotype shaping and releasing
Lan-Hui Chu
121 Exploring male experiences under patriarchal ideology: Cases of three
mal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You-Jen Chen*
157 Men's menstrual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action *Tian-Yun Chang*
187 The “class” exhibition in dual- earner family *Chih-Yao Chang*
223 Working with sex offenders: A 21-year journey *Roda Chen*

Messages & Information

- 44/120/248 Special issues in progress 222 New special issues 249/250 Call
for papers 251 Advertisement 252 Order form

對話與回應

《主體性的探究與實踐》

理性與感性：人的雙重面

李美枝

走過近 30 年的學術生涯，領悟到做一個心理學者真是又複雜又困難，因為人有理性與感性的雙重面，心理學者的對象也是具有這種雙重性的人。他/她該如何處理被研究或被輔導對象的理性與感性？當他/她做研究、寫學術論文、做個案輔導時，又該如何安置自己的理性與感性？細讀了翁開誠教授〈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一文，及略讀其他三篇論文後，我做了如下的省思與爬梳。

敘說生命故事的心理治療法

〈油炸綠蕃茄〉影片中的第一女主角，面臨夫妻感情趨於平淡無趣而感到厭煩焦慮後，她求教於專業的諮商心理學家，多次參與了個人諮商輔導與團體諮商輔導，也很認真地執行專家指定的功課，但丈夫依然故我，無感於她的任何改變。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住在養老院的第二女主角，在多次的拜訪中，老太太斷斷續續地敘說自己從年幼到年老的生命故事，第一女主角聽得津津有味，聽著聽著，她頓悟了自己問題的所在——在婚姻中她迷失了自己。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變得自由自在，丈夫也感應到了她的改變。翁開誠教授也從他女兒寫自傳故事的過程中，領悟到以「說故事」進行心理治療的可行性。女兒所寫童年故事中的父女關係與情節改變了看故事的爸爸心態與親子互動模式。那麼作為專業諮商心理師的他，不是也可以發展出一套引導個案從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中，找到治療自己的契機嗎？

翁教授不只是一個諮商實務的工作者，也是要教書與作研究的學者，因此有必要為他領悟到的「說故事心理治療法」鋪陳一套理論性的說明架構，所以有了這篇〈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的文章。翁教授將其心理治療方法定性為互為主體的心理治療，方法就是誘導個案說出（重新建構）自己的生命故事。貫穿於

治療者與被治療者之間的催化動力是人天賦的同理能力，在說與聽的過程中，個案漸進地或頓悟式地達到自覺的瞭解，若能進一步付諸身體力行的實踐，治療者與被治療者就共譜了一個新生的生命智慧。這種生命智慧通常都衍生自一段困勉而知之的生命歷練，翁教授認為利用說故事的心理治療可以幫助個案提早達到這樣的境界。

主體性的涵義

每一種心理治療模式背後都要有一套契合治療方法的人格理論。說故事心理治療法的人格理論，根據翁文，其核心概念就是一個人的主體性。主體性的本質是什麼？以儒家的概念來說就是「忠」—真誠地反求諸己，內省而自覺的瞭解，與「恕」—設身處地感通他人的知、情、意，所謂同理心是也。翁教授認為透過敘說與傾聽個人生命故事，可以誘導個人主體性的開顯與運作。而心理治療師的培育重點，也在「忠恕」主體性能力的開發。翁教授習用的一種培育主體性與同理心的方法就是讓學生看影片（也是生命故事的呈現），說感想。翁教授在文中引用了不少中外文獻的相關概念來論辯這個主體性的存在與其特性。由於言多意雜，對所引概念不熟悉的讀者或者會造成閱讀不順及理路不很清楚的感覺。

主體性的本質包含了個人性的主觀、直覺與情感等成分，這些都不是說理的言辭與文字容易表達清楚的，所以彰顯主觀、直覺與情感的有效方法是具體呈現一個人的具體生命故事，或提供隱喻，引發說者與聽者（包括讀者）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同理瞭解。如翁教授說到他的博士論文是以「安全的」實証量化方法來驗證他好不容易領悟到的同理心的故事性思考涵義。這段話必然勾引不少夾雜在質化與量化困擾中之學者的茫然與無奈。又如劉惠琴教授敘說的「女人下廚—男人吃第一輪—小孩子吃第二輪—下廚的女人吃最後的剩菜」的童年經驗，其實是不少中年以上女人的共同經驗與記憶。在翁教授的本文及其他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到本期主題的特色—作者本身現身文中，回顧、敘說、反省形成所發表文章的個人歷史脈絡與經驗。清晰、具體、感性，有情節的故事敘說往往能夠喚起有相似經驗者的理解與感通；如此，作者不但彰顯了他本身的主體性，作者與讀者之間也交織了相互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感通性以翁文最為顯著。

心理學家的理性與感性

我同意說故事、聽故事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心理療效，這是為什麼有人喜歡

看文藝電影與小說的緣故。從事人性研究工作的心理學者，在近幾年遭逢主體與客體、質化與量化、研究與實務不知如何分解或融合的問題。熟悉心理學史的人都知道心理學界長期存在著兩種不同文化（Kimble, 1984），即 William James（1842-1920）所稱之硬心腸者（hard-minded）的科學取向心理學與軟心腸者（soft-minded）的人文取向心理學。這兩大文化陣營在下列幾項呈現長期對立的型態：（1）科學價值觀 vs. 人文價值觀；（2）決定論 vs. 非決定論；（3）客觀主義 vs. 直覺主義；（4）實驗研究 vs. 田野研究；（5）通則概念 vs. 特則概念；（6）元素論 vs. 整體論。

早期的西方心理學家多半也是哲學家，他們在科學突飛猛進中，自然努力著開發科學心理學的門路，但是他們的哲學素養與人文關懷，卻使他們感覺完全的科學投入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心理的滿足。以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s）的理論與方法，將心理學推上科學門檻的德國物理學家 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21 歲獲得醫學學位，長期靠翻譯法文的化學與物理學增加收入。33 歲成為萊比錫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做了不少傑出的色覺與後像的研究。他的專業是唯物論取向的科學，但是他內心底處卻有一顆時時與自然科學對立的唯心世界觀（Hergenhahn, 1992）。為了解決他兩種面向的衝突，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化身—Dr. Mises。白天他是從事物理科學研究的 Professor Fechner，晚上他投入 Dr. Mises 的精神境界，寫出一篇又一篇可以紓解自己的情與意的幽默小品文章，譬如在《天使的比較解剖學》中，他說蝴蝶與甲蟲有六隻腳，豬羊等哺乳類動物有四隻腳，鳥則是兩隻。物種每進化一階就少掉兩隻腳。我們眼見的最高階上帝創造物是兩隻腳，所以更高一等的天使一定沒有腳。美國哈佛心理系的創始人—William James（1842-1910），也經歷科學與哲學文學偏好相衝突的精神危機，當為哈佛心理系找到接班的掌門人後，就全身投入他喜好的文學與哲學領域。

這兩種文化的對立包含二個層面，一是心理學者在學術領域中如何研究人性，一是心理學者本身理性與感性的相對氣質。學術場域中的相關論辯都是關於第一層面的問題，第二層面很少被注意到，視之為個人的問題。在兩種研究取向的鬥爭中，主流的科學研究模式一直居於優勢，如翁教授文中說到某個臨退休的美國老教授，雖然講授了詮釋、批判與質性研究等異於實証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卻警告學生，這些東西知道就好，不要太認真，否則就會付出作烈士的代價。台灣有志於此的學者，經過幾年的掙扎與努力並沒有走上烈士之途（所以才有這第 16 期的專刊），可是這類文章卻仍居於學術邊緣的位置。

我認為邊緣學術文章的委屈，不能全歸咎於科學心理學的排擠甚或歧視。常見到非主流心理學者批判主流心理學的憤慨之言，但令人刮目相看的另類論文並

不多見。其中的一個問題是，作者陷入了知識追求與實踐助人及自我解放情意需求交雜不清的漩渦中。誠如翁教授說的，心理治療工作是以幫助人達成人格圓滿成熟的工作，其本質不同於以追求專業知識累進為目標的學術工作，因此我們不難見到學術成就一流，待人處事能力不佳的學者。反過來說，如果心理治療者也想從事做學問的學術工作，他/她所研究的、所撰述的主題的論證也應該具有科學的嚴謹度。這就是金樹人教授質問翁教授：「敘說生命故事的療效機制是什麼？」之問題的所在。如想成就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翁教授還得將他所推論的主體性人格理論付諸實徵的檢証，否則他說故事心理治療法的執行，就像中國的傳統針灸治療法，常識性地知其然卻不確知其所以然。（西方的神經生理研究，已找到其機制的可能所在）。學術論文要求有清楚的問題焦點，論証問題的理論觀點或佐以論證的實徵資料（可以包含質化或量化的論証）。以心理學期刊為例，純以論述來論証觀點的是 *Psychological Review*，以實徵資料論証假設觀點的，如 *JPSP*。這類論文有它一定的學術判準。在這種論文中，論証者的主體表露層面是細緻嚴謹的理性思維，其背後應該也有他/她直覺感通資料深層意涵的成分，但他/她不會將這部分呈現在文中。即使是文學作品，作者本身多半不會在字裡行間出現，但作者確實是整個文章的主體控制者。讀者與評論者的焦點是作品本身，而非作者本人，除非作者本人成為被研究的對象，如第四篇對沈從文的研究。該期專題論文混合了抒發個人情意及理性論證的文體，大不同於一般論文的寫法，前者比較像一些所謂私小說的私心理學，能不能引發讀者的共鳴就看寫者的文學功力了。翁文之兩位對話者的評論顯然是站在理性論證的角度，所以才會問，插入的女兒故事與親子間的對話，如何可對應於論證說故事心理治療法的理論觀點。Fechner 解決自己理性與感性雙重需求的方法是，白天當科學家，晚上當文學家。我工作疲勞厭煩的時候，最想做的事情是看電影與小說。

迴旋於主客對立與相互主體之間

比起教書與做研究的心理學同仁，從事諮商輔導與臨床實務的工作同仁似乎面臨雙綁（double bind）的困擾與壓力。在實務工作上，由於面對的是一個待改變的活生生個體，他有他全人不可分割的主體性，必須講究治療者與被治療者互為主體的溝通歷程。治療者內含豐富的專業知識，憑他的主觀、直覺、與感通，靈活運用他認為可能有效的方法，誘導個案的主體自覺與頓悟。但是在學問工作上，他必須收集針對研究問題的相關資料，作理性嚴謹的分析與整合，這種情況是研究者的主體性面對客體性的研究資料。在這些功夫上，不管是哪一種心理學

領域，其學術的判準是相同的一邏輯、合理、嚴謹，所不同的只是收集資料的方法各有所好。

知識有多種，文學與科學是其中兩種。該期專題的第一篇文章（即翁文）夾雜了個人生命經驗的敘說與理論論述。當作者在寫這篇文章時，他並不是在做心理治療的工作，而是向學術社群的同仁論說他發展說故事心理治療法的背景與其理論觀點。這種寫作立場與科學家寫一篇期刊論文的立場應該是相同的。第二篇〈性別與心理學的相遇〉是對主流心理學的批判；作者是主體，與主流心理學有關的人、事、與文都是被批判的客體。第三篇〈尋找一個對話的位置：基進教育與社會學習歷程〉誠如宋文里教授所指，是一個知識份子想要實踐社會改革運動的立場主張。第四篇〈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中個人主體性之建構：以沈從文的堅持為例〉是屬詮釋心理學（或者更應該說是傳記心理學）的論文，對沈從文不熟悉的讀者不容易產生文中主角與讀者互為主體的感觸與悸動。要認識並感通沈從文本人的知、情、意，也許要像作者一樣，先直接看他的傳記及作品，再回過頭來看這篇文章或許會比較有感覺。

整體而言，本期論文的主題與表述方式不同於主流心理學的論文，有人稱之為另類心理學。這類論文或許有它不同於主流心理學的學術判準，它是什麼？尚待有人為之撰文解說，以取得學術社群同仁的共識與依循。（2003年1月22日收件，作者為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

我的哲學生活故事：主體性的反思與建構

鈕則誠

因緣

元月上旬接到《應用心理研究》編委會召集人劉兆明教授的電子郵件，邀請我對第16期專題「主體性的探究與實踐」寫回應文。當時我正在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傷腦筋，本想婉謝之。但是看看專題中四篇論文的題目都饒有意義，加上劉教授很客氣地認為這個專題和我的研究興趣有關；此外我在四年前期刊創辦之初，便承諾要主編一期「生死學」專題，至今尚未交差，想想還是答應先寫一篇回應文罷！

沒想到負責的助理辦事極有效率，第二天就把刊物寄到。我翻閱了一下，看

見三位學者為前期專題寫的回應文，心想如此形式的書寫，較國科會研究計畫開放許多，寫起來也許更得心應手。而當我拜讀完整本期刊後（不止是專題部分），更深覺受益匪淺，感觸良多，乃決定通過對自己哲學生活故事的反思，來建構我的「主體性」，以此做為我對整個專題的「主體際」見證與回應。托劉教授的福，讓我這個另類的哲學學者，能夠在心理學學術期刊上，跟其他作者以及讀者放心地對話，這著實是一件開心的事。

起：覺解我的哲學理論與實踐

有人說學了哲學會變怪，我卻認為有些人本來就怪才會去學哲學。我們那個時代許多人愛讀王尚義的書。他是個學醫的哲學家，我還記得他那句名言：「醫學和哲學是一條線上的兩個極端。」我也曾想學醫，專攻精神醫學，來治療自己的顛倒夢想。學醫不成而去學哲學，多少受了他那句話的影響。

我是個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人，心浮氣躁，注意力不易集中，至今猶然。高中時期唸了五年才考上大學（1968-1973）。這五年間，我不是空想追求生命的意義，便是妄想反攻大陸。前者是猛讀「新潮文庫」後的執著，後者則是看見大學生保釣上街頭時的衝動。在反攻大陸無望的情況下，我只好反攻聯考。碰上第一年電腦閱卷，交卷前我隨手擦掉一個答案，結果竟擦掉一個志願，而與輔大教心系失之交臂，就這麼進了哲學系。我嚮往「存在先於本質」的境界，卻被教授口中的「地水火風」搞得頭腦空空，只好躲到課堂後面一角伏案讀雜書，從此展開我的「自學方案」。

哲學系頭一年除了為聯繫校際活動而被警總釘上照相蒐證，以及談了一場來去匆匆的戀愛外，幾乎乏善可陳。後來我才知道，1973年初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校際串聯之事極為敏感。下學期我想轉系，又因為國文差一分，再度跟教心系擦身而過。正愁不知何去何從，學校開始實施輔系制度。當同學們為了前途紛紛選讀語文和商科，我卻把對生命意義的追求，轉向對生命奧秘的探索，填選生物系為輔系。結果公布時，發現全校只有我一人選生物系。外國神父系主任好心讓我隨班附讀，我就這麼一腳踏進自然科學的世界。

生命現象是極其複雜的，科學家為了馭繁於簡，採取了化約（reduction）的探究模式，因此我從生物學修到化學，再到物理學和微積分。這種「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學問工夫，在一次連續作了十個鐘頭的有機化學實驗後，讓我望而卻步，決定打退堂鼓，安心做個玄想的哲學弟子。雖然後來我還是修完輔系，但也只不過是畢業證書上多了一行註記而已。

大學是一座知識寶庫，令我為之神往。既然哲學可以自學，科學淺嘗即止，那麼介乎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心理學，也許有些新鮮之處。於是我又抽空到教心系選課。那時選了一門「生理心理學」，讀來甚有心得，從而對「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產生興趣。雖然我無心真正投身做科學，卻選擇走科學哲學的路，不知是否補償心理作祟？碩士論文題目為《自我與頭腦》，研究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與神經科學家 John Eccles 共同提出的「三元世界」(three worlds) 理論。後來看見美國有人煞有介事地研究「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才覺得心裏踏實些。

我唸哲學跟前途事業毫無關聯，純粹好奇心使然。高中時生吞活剝一大堆道理，進了大學卻完全不管用。因為我的心早已不是 Locke 筆下的白板 (tabula rasa)，而是滿布著亂塗鴉。學哲學對我而言很辛苦，是我必須先擦掉再寫上去。我壓根兒沒想到哲學會一路唸到底，到了大四跟學妹談戀愛，發現唯一可以留下來陪她的法子是在研究所。這帶給我極大的學習動機，果真一舉考上碩士班。

我在輔大哲研所碩士班的十名同學中，有兩人是物理系畢業生，其中一人便是傅大為（現為清大歷史所科技史組教授）。在他們的激勵下，我發心展開知識大旅行，融科學與人文於一爐，進行科學哲學研究。那年頭（1977-1979）科學哲學在台灣還是冷門的邊緣分支，被主流哲學界視為不務正業，科學家更看不上眼。Charles Snow 所指的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two cultures) 割裂現象，在台灣學術教育界隨處可見。我一個勁兒要談什麼「科際整合」，到頭來只落得無人問津。

那時代研究所畢業可以直接當預官，受訓時還有機會考軍校教官。我想教書總比打野外輕鬆，便去報名考教官。我弄了一篇領袖訓詞上台試教，看來頗得台下政戰官歡心，得以順利考上陸軍化學兵學校文史教官，任教相當於高職生的常備士官班國文課。這是我踏上講台當老師之始，未料到以後竟以此為業。

化校大多為化學兵預官，我意外地跟一群未來的科學家朝夕相處一年多，受到他們的薰習，在知識上收穫頗豐。我在那兒認識楊永正（現為陽明生化所教授），他對我的科學哲學極感興趣，我則對他為學做人的嚴謹態度佩服不已。2001 年夏天，我製作空中大學教學節目「生死學」，還請他上電視大談基因與生死。

當年化校有一奇特現象，就是考托福和 GRE 的週末上午要停課，因為預官們大多請公假考試去了。我身處其間不甘寂寞也躍躍欲試，跟同事借了幾卷托福錄音帶來聽上幾回，便隨他們報名參加考試，打算出國改行唸心理學，一解我的未竟之憾。退伍後我還真的到美國讀了一學期心理系，但是因為專業科目修得不够多，學生顧問叫我去大學部補課。她開出一張課表給我，要我補齊再回去。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拿哲學系成績單問她，一門叫「哲學心理學」的課可否

抵免？她的回答則是以「哲學並非科學」拒絕我。

那年頭輔大有一種「畢業生返校選讀」的制度，校友可以回來依興趣選課。我算算學分費比美國便宜許多，買張飛機票回台都划得來，所以我選擇回來一邊賺錢一邊補課。因為課程有擋修，我花了兩年才補齊（1982-1984）。當時輔大教心系已改名應心系，有一門由王震武教授開的「實驗心理學」，正課加實驗共佔八學分，堪稱「科學心理學」的典型，讓我這哲學出身的人大開眼界。不過到頭來我還是維持對科學哲學的興趣，放棄做科學家的努力。

那年我放棄了可以想見的漫長留學之路，轉而投考母校哲研所博士班。系主任見我回來很高興，答應考上後讓我到夜間部兼課。結果我如願當上大學講師，並且全力以赴，只花了三年半便取得博士學位（1984-1988）。在其間我繼續走科學哲學的路，這時候老同學傅大為已學成歸國，並與王道還、程樹德合譯 Thomas Kuhn 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此書對我研究 Karl Popper 的哲學思想甚有助益。自从我走上科哲的道路，就十分欣賞 Popper 的清晰理路和簡明文字。我的博士論文《宇宙與人生》，即是探討 Popper 的常識實在論（common sense realism）與科學人本主義（scientific humanism）。

拿到哲學的「哲學博士」（Ph.D.），出路似乎只有一條，那便是教書。我於 1988 年初畢業，過完年外出找工作，竟意外佔了個便宜，因為很少有人在這時候謀教職的。不久我這個土博士就應聘為面臨改制的銘傳商專副教授。我在銘傳頭三年的哲學實踐，是教五專國文和三專國父思想。我努力在一大群女生面前，以熱心教學來實踐牟宗三先生「哲學即生活」的真諦，但學術研究卻表現得無以為繼、一片空白。

承：性別與護理學的相遇

1991 年我的哲學生活故事中出現兩樁奇遇，形成日後的重重大轉折。銘傳於前一年改制為管理學院後，我就以共同科目教師的身分編入資管系。由於具有專門博士學位的師資青黃不接，我這個教共同課的老師竟被委以代理系主任之職，而且一代就是兩年。既然擔任系主任，也該同資訊或管理沾上點邊，學校便好意推薦我去在職進修。於是三十八歲的我，頂著系主任的頭銜，以四比一的錄取比例，甄試進入政大企研所，進修完全陌生的科技管理。

這是一種 MBA 學程的學分班，主要是讓公民營事業的科技主管了解組織管理，學會如何做個中高階經理人。我以三年半時間（1991-1995），自費修習四十四個企管碩士學分，雖然沒有取得學位，僅獲頒一張結業證書，但絕對值回票價，

因為知識世界又多為我開了一扇門。記得結業前，所長賴士葆還說要破格讓我去考博士班哩！

回想我從人文學領域的哲學到自然科學領域的生物學，再到社會科學領域的心理學和管理學，一路撈過界地進行知識大旅行，的確好不自在！對我而言，既然前科學的哲學（pre-scientific philosophy）幾乎無所不包，那麼後科學的哲學（post-scientific philosophy）又何必劃地自限？「劃地自限，自圓其說」乃是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後新興學科的發展策略，方法則是使用術語或人工語言。像牛頓使用類似微分學的「流數」來研究「自然哲學」，就逐漸讓傳統哲學家不得其門而入。心理學以 1879 年 Wundt 創立實驗室為斷代，標幟出「科學心理學」的大旗，與哲學劃清界限，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

我的博雜學習，在 1991 年還面臨另一次偶然際遇，讓我有機會通過「自學方案」，開創了個人學術生涯中一片新天地。說它改變了我的後半生也不為過。那年我在銘傳正處於學術斷層，只因為地利之便，被同事介紹到當時的台北護專去兼課，講授人生哲學。在這以前，我對護理人員的刻板印象，只有南丁格爾和白衣天使，根本不知道護理學同哲學還有多方交集。

當我正為三年寫不出一篇論文而焦慮時，護專的學報編輯卻向我邀稿。我記得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暖冬中午，我吃過飯便踏進護專圖書館去找靈感，居然發現護理也在談論現象學（phenomenology）。原來這是一本討論護理研究（nursing research）的方法學（methodology）問題的書；屬於哲學的現象學，乃是指導護理研究的方法學之一。

我第一次接觸到現象學，是在大四時聽陸達誠神父講授「存在主義」的課堂上。當時輔大的特色是洋溢著許多歐陸思想，不讓英美哲學專美於前。我最喜歡陸神父的一句話，便是「主體際的溝通」。後來我受到 Popper 的影響，把現象學視為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代表，認為它與自己追求客觀知識的學術路線不甚相應。不過我還是通過文獻考察和概念分析，寫了一篇討論護理科學的研究途徑中，有關「實證—經驗取向」（positivistic-empirical orientation）與「現象學—詮釋學取向」（phenomenological-hermeneutic orientation）彼此爭議的論文，登在護專的學報上。這可說是我的獨立研究之始。

此篇論文後來得到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予我很大信心，乃再接再厲，投身其中，竟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在這五年間（1991-1996），我圍繞著護理的哲學議題，一共寫出十二篇論文，受到主流學術界的肯定，連續三年得到甲種獎勵（1993-1995）。論文後來結集成為兩本專書，我便以其中一本《護理學哲學》為代表作，送審順利通過，於 1997 年初升等為正教授，此時距我取得博士學位剛好

滿九年。升等也許是我在科學哲學上長期努力的結果，但是其中的活水源頭卻是女性主義（feminism）。

護理是一門專業實務，從業人員 97% 為女性，學者當然也以女性居多。護理學和女性學（women's studies）是極少數相當看重本身知識學（epistemology）基礎的學科。知識學又稱知識論或認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是哲學的五大分支之一，其餘四科為理則學或邏輯（logic）、形上學（metaphysics）、倫理學（ethics）及美學（esthetics）。哲學探究的目的，用最簡單的話說，即是追求真、善、美。知識學關心知識與真理的性質，在哲學內原本以嚴謹、抽象著稱，從古代的 Aristotle 到當代的 Popper，皆強調客觀知識的重要。如今護理學同女性學卻宣稱這種觀點屬於男性偏見，她們要求凸顯主觀知識的價值，因為如此方有利於護理專業與女人「主體性」的建立。

平心而論，我從一個客觀知識研究者的立場，想要契入主觀知識的奧義，一開始的確有些困難。記得我閱讀的第一篇女性主義文章，是科學哲學家 Sandra Harding 的〈女性主義、科學與反啟蒙批判〉中譯，刊登在《島嶼邊緣》第 2 期（1992 年 1 月）。那篇文章我一共讀了三遍，才勉強摸出頭緒來。然而一旦讀通，就真正感到海闊天空。我想這便是 Kuhn 所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心路歷程罷！

此後當我採用女性主義的視角，去解讀一些涉及哲學的護理文獻時，便感到無比地貼切適應。不過進一步深入反思，我的心路歷程其實乃是更宏觀的動態辯證之一環。我不是科學家，卻發現護理科學家在從事研究時，所面臨的方法學與知識學爭議，提供了我所進行的科學哲學探究相當豐富的素材。這種情形同樣反映在《應用心理研究》第 16 期的「主體性的探究與實踐」專題上，予我有充分反思個人「哲學生活故事」，覺解自己在經驗到「性別與護理學相遇」時的喜樂。但我懷疑這一切仍不脫男性觀點。我無法完全揮別男性意識，只能期待從男女之間的「主體際溝通」中，去提昇人本主義的真諦。

在我看來，人本主義是異中求同，女性主義則是同中存異，彼此參照，便得以辯證地揚昇。爲了要尋找一處實踐的場域，我嘗試用自己的「哲學生活故事」，去跟太太的「藝術生活故事」對話。由於我的生命情調主要追求「真」，而太太的首要考慮卻是「美」，兩人的價值觀曾經一度扞格，但在 18 年來的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下，終究形成互補互利的雙贏局面。

以女性主義和人本主義來考察護理專業，我看見護理學家是從治療（cure）和照護（care）的對照上，發現醫療專業與護理專業的差異性，並進一步策略性地加以凸顯。她們援引 Carol Gilligan 以及 Nel 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care

ethics)，來建構護理科學和護理倫理。這容或與心理學的情況有所出入。護理學具有強烈的應用特質，理論研究是為專業實務奠基。心理學則自 Wundt 建立實驗室開始，便朝向嚴謹科學的大道邁進。我手邊有一冊 1983 年出版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概況》，其中心理系介紹中特別強調，該系主要是對動物與人類行為進行經驗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和理論分析，因此建議對人本心理、輔導諮商等熱門話題（popular topics）感興趣的人，去申請其他學校。這不免使我想起早年輔大教心系主任呂漁亭神父的天問：「心理學為什麼不研究心？」

從心理學史看，心理學在美國無疑是顯學，20 世紀中葉以前呈現「行為主義」（behaviorism）稱霸一方的局面。五〇年代受到冷戰影響，學界發展出「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一辭，用以取代「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希望跟「社會主義」（socialism）劃清界限，以免被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三者，因為分屬探究個體、群體、文化等行為現象的學科，儼然成為行為科學的核心。

事實上早在 19 世紀中葉，Fechner 和 Wundt 這些「科學心理學」的鼻祖，就已經嘗試把心理學同物理學或生理學等量齊觀，同時跟哲學劃清界限。像哈佛及台大成立心理系時，都是從哲學系分出去的；前者的心理系還留在「文理學院」裏，後者則完全文理分家。如今心理學與哲學僅存的一絲淵源，或許可見於杜威圖書分類法裏的藕斷絲連。沒想到科學心理學風起雲湧一個多世紀後，竟然在應用領域中，又發現與哲學接壤之處。其中的歷史公案，的確耐人尋味。

本土心理學家從知識生產與社會實踐中反思及主體性和主體際對話的必要，讓行為科學向人心靠攏，的確予我的科學哲學觀點大有啟發。10 年前我在護理學內與女性主義相遇，如今更在女性主義、人本主義、存在主義的心理學論述中，聽到心理學與哲學的豐富對話，這可說是自己 30 年知識大旅行所見的難得盛景。

轉：尋找一個發言的位置

然而我在 1997 年以前，終究是一個人踽踽獨行。正如半世紀前唐君毅先生眼見兩岸分治，對儒學命脈的傳承，曾有「花果飄零，靈根自植」一嘆。當前得以順利「安身立命」的各學門主流學者專家，也許很難觀察到一種頗值得玩味的學術生態現象，那便是「正宗」哲學博士到處「花果飄零」的邊緣處境。這說穿了其實就是供需失衡的結果。

台灣學術市場中，每年都會湧進不少專攻哲學的博士，土洋雜陳。哲學原本就具有強烈理論導向，不似心理學尚可開拓一方「應用」園地，派生出許多中游

科系。哲學博士唯有進入哲學系任教方能安身立命，問題是僧多粥少，剩下只有各憑本事去「靈根自植」了。15 年前我拿到學位時，便是這番景象。

1988 年初我三度自輔大哲學系畢業，成為系上培養出來的第 21 名博士，並且「血統純正」。無奈許多學長姐早已在母系安身，我只好向外發展，此時「純種」的身分反而礙事。我因是寒假畢業，系主任好意引介我去香港能仁書院哲學研究所任教。書院院長自香港飛來台北，與我相談甚歡。我甚至上街去買了兩卷廣東話錄音帶，準備惡補一陣然後跨海謀生去。那時我已成家，而香港那邊的住房問題卻遲遲沒有解決，令我裹足不前。恰好銘傳為了改制，需增聘具有博士學位的師資，很誠意地在四月中就把聘書發給我。工作既然有了著落，我便決定放棄去香港的哲學專業系所當學者，而留在台灣當專科學校教員。

我始終相信「哲學即生活」。在銘傳九年間，我的哲學生活故事可說多采多姿。「主體性」碰到台灣專上學校轉型擴充的契機，還真有那麼一點「靈根自植」的味道。一如前述，我當過兩年代理系主任，因為職務需要，到政大企研所去在職進修三年半，從而對社會科學的「敘事」手法逐漸熟悉，也能加以操作。意外多學會了一門專長，後來甚至據此到專科學校謀生，講授「管理心理學」、「行銷管理」等課。此事聽起來有點扯，不過環諸現今所實施的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以「統整」為名，讓老師在領域內甚至領域間跨界演出，不也是「窮則變，變則通」的權宜之計嗎？

兩年代理系主任因為後繼有人而功成身退，轉進新成立的系級單位「共同學科」。這時總算讓一群語文、史哲、法政的教師有了棲身之地，不必到處寄人籬下。當時各校紛紛成立共同科，多少象徵著相對於專門教育的通識教育主體性之彰顯。台灣各大學施行通識教育始於 1984 年，為了餵飽各校大學生至少 8 個營養學分，竟然神奇地養活了不少哲學博士。當時銘傳即有四名哲學教師，為全校上萬學生開授哲學相關課程。開通識課有三個訣竅，一是時段要好，二是名稱要妙，三是善待學生，如此久之口耳相傳，便能「生生不息」。如今學生是消費者，教師為服務業，一旦開課乏人問津，輕則減薪，重則解聘，有誰敢拿自己前途開玩笑？

為了出奇制勝，推陳出新，我絞盡腦汁年年開新課。1993 年中，旅美哲學家傅偉勳教授在台灣出版《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蔚為暢銷。書中引介西方的「死亡學」(thanatology)，並拈出「生死學」一辭。由於生死學在社會上逐漸流行，我便建議將之引進通識課程，自己披掛上陣，出生入死海闊天空一番，令學生耳目一新。

成為暢銷書作家後，罹患癌症的傅偉勳教授即經常來台現身說法。他與當時東吳哲學系主任趙玲玲教授為故交，我因在東吳兼課，每逢主任作東為傅教授接

風與送行，我便與之把酒言歡，進而逐漸熟識。傅教授為豪邁性情中人，喜好杯中物，晚年大談生死學，正是其哲學生活故事之體現。有回我告知自己正在推廣生死學，他甚表欣慰。1996年中剛放暑假時，我們在中研院開會相遇，他說那幾天正在為南華管理學院成立生死學研究所撰寫計畫書，準備提送教育部。一週後，兩人又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大學另一處研討會上重逢。我在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討論醫護人員生死教育的論文，他還用心加以評論。這是最後一次看見傅教授，三個月後他就大去往生了。

1997年初，另一次奇妙際遇寫進我的哲學生活故事裏。南華校長龔鵬程教授以電話相約，我便開了三個半小時的車前往嘉義大林。龔校長拿出一份生死所籌設計畫給我看，並謂這是傅教授生前所擬，已獲教育部原則通過准予籌設，但是必須按照審查意見加以改善方准招生。校長囑我把計畫帶回家去作功課，按照審查意見一一回覆，同時也指示數點，希望我將計畫大幅修正，以符合實際需要。我見計畫中自己名列師資陣容，預備開授的課程且為「醫學倫理學」，始恍然大悟。原來半年前與傅教授一夕談，他便將我列為生死所儲備師資。

我對傅教授和龔校長的知遇心存感激，乃利用年假在家中重擬一份七千字的設所計畫書，於年後面陳校長。他似乎頗為滿意，當即請人製作一張聘書，聘我為生死所籌備主任。龔校長的爽快作風，令我受寵若驚。往後三個月，我每週往返北嘉一回，參與新所籌備，同時籌設的還有其他五所。四月下旬，教育部通過我的修訂計畫，准予生死所招生，這表示八月確定可以掛牌正式開辦。龔校長又是爽快發給專任教師聘書，請我出任首任所長，這時距我初任大學專職正好九年。九年間我曾為自己的學術慧命，不斷地尋找適當的發言位置，以接續書寫更精彩的哲學生活故事。嘉義鄉下一間精緻的學院，提供了我轉換跑道的機會。

生死學在西方的根源為死亡學，主要是行為科學和精神醫學的擅場。移植到台灣來以後，則賦予較多的哲學及宗教成分，社會大眾且多以之與怪力亂神聯想在一道。我第一次應邀上電視，便是現身於靈異節目中。錄影當天，更有八卦雜誌記者前來插花採訪。不過我心目中的生死學，乃是針對每一個「存在主體」，進行「生物/心理/社會/倫理/靈性」(bio/psycho/social/ethical/spiritual)一體五面向的探究。理想上應該面面俱顧，無所偏廢。

生死所一上來即辦得有聲有色，大體上拜兩件事之賜：教育改革呼聲中推動的生命教育，以及殯葬改革政策下配套的殯葬教育；尤其是後者。因為我們要求學生去殯儀館實習，事情上了報紙及電視，一時暴得大名，卻免不了盛名之累。平心而論，生死學乃是一套為實務活動奠基的統整性學問知識，至少包括生死教育、生死輔導、生死關懷、生死管理等四方面。不過術業畢竟有所專攻，我這個